

文化印记

齐白石的草虫，是“写意”，还是“写实”？北京画院的“问虫”展没有停留在审美定论里，而是把画与标本、草稿与科学图解并置，让观众直面这个问题。展览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：齐白石画了一辈子，先画准了，才画活了。



《九虫图稿》齐白石

《枫林亭》齐白石

当画中草虫和昆虫标本并置——

问虫：用齐白石的方式观察世界

当草虫遇见标本

一个将齐白石草虫画与昆虫标本、翅脉结构图并置的展览，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悄然开幕。展厅里，蝉的画旁放着蝉的标本，螳螂的草稿旁边是螳螂的结构示意图，还有形态各异的蜂和蛾，被昆虫学家逐一鉴定出属种。这不是一次常规的书画展，它有意将齐白石的草虫从传统的审美语境中抽离出来，置入一个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地带。

齐白石的草虫画，长期以来被包裹在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的审美定论里。这句话本是对他艺术的高度概括，却也常常成为终止思考的句号——既然“不似”也是妙处，那追究它到底“似不似”，似乎就显得外行了。“问虫”展做得最有意思的事，就是把那个被悬置的问题重新摆到台面上：齐白石画的虫子，到底准不准？

科学验证到底准不准

展览没有直接给出答案，而是用整个单元展墙的并置让观众自己判断。蝉的标本、蝉翼的结构示意图、齐白石画的蝉，三样东西排在一起。翅脉的走向，在画与图片之间丝丝合缝；翅膀的透明感，在墨色与水分控制下被精准呈现。这不是“神似”层面的赞叹，而是“形似”层面的确认。

展览还往前走了一步：请昆虫学家鉴定齐白石笔下的虫，结果发现他画的不是“一只虫”，而是“每一只不同的虫”。黄胸木蜂、方头泥蜂、马蜂、蜜蜂——它们之间腰的粗细、腹节的形态、绒毛的分布，这些外行根本看不出区别的细微特征，齐白石都画对了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齐白石的“写意”，不是建立在模糊和大概之上的。恰恰相反，它建立在对象极其精准的观察和理解之上。他先做到了“似”，然后才有资格谈论“不似”。这个结论看似颠覆，其实在齐白石自己的话里早有线索。“余画虾数十年始得

其神”——他用了大半辈子，不是在学习怎么把虾画“好看”，而是在学习怎么看懂一只虾。

时间与凝视

展览中大量展出的画稿，比成品更耐人寻味。《蝉稿》上，翅膀被画了又改，腹部处墨线反复勾勒；《螳螂画稿》上，前足的关节和大臂上的小刺被细细描绘。这些痕迹不是灵感的迸发，而是研究的过程。齐白石面对的不是“如何把这只螳螂画好看”的形式问题，而是“这只螳螂的前足到底怎么长的”这样的认识问题。他的画稿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田野考察站。

这种观看方式，与中国传统的“格物”之学有隐秘的关联。宋儒讲“格物致知”，是通过探究万物来获得知识。齐白石没有理学的包袱，但他的做法与之相通——他不是画室里对着图谱描摹，而是蹲在草从里日复一日地看。他看蜻蜓为什么停在荷尖，看蝉翼为什么透明，看螳螂举臂的瞬间是祈祷还是杀伐。这种观看，是为了把视觉形象转化为笔墨，但他的笔墨之所以有说服力，恰恰是因为观看足够深入。

并置的深意

纵观齐白石的草虫画，其实触及了一个艺术理论中的核心问题：再现与表现的关系。西方美学史上，从柏拉图的“模仿说”到康德的“无功利愉悦”，再到格林伯格的“媒介纯粹性”，始终在讨论艺术与自然之间的距离。而中国画论中的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则强调一种双向运动——既要向自然学习，又要经过内心的转化。齐白石的做法，正是这一传统的极致体现。

他将“师造化”推到了近乎实证的面，用几十年的凝视积累起对对象的深度认知，然后再以“心源”进行提炼。他的“写意”之所以有力量，不是因为抛弃了形似，而是因为超越

了形似。这一点，在展厅中那些画稿与标本的对照里，得到了清晰的印证。展览的布展逻辑也值得注意。它将齐白石的画与古籍图像并置，与科学图解并置，与昆虫标本并置。这种并置不是随意的拼贴，而是有意在建立一种“互译”关系。古籍中的蝗虫是示意图，后腿被夸张，目的是让人知道“这种虫子会跳”；齐白石的蝗虫是写生图，关节分明，翅脉清晰，让人看见“这只虫子正在准备跳”。科学图解拆解了蝉翼的结构，证明了它的力学原理；齐白石的蝉翼用淡墨晕染、细笔勾勒，证明了同样的结构可以用水墨呈现。二者指向同一个真相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。

这或许是“问虫”展最值得讨论的观点：艺术与科学，在观察的层面上是相通的。它们都要求长时间的凝视、反复的比对、持续的记录。差异在于，科学致力于形成可验证的知识系统，艺术则将这种经验转化为可感的视觉语言。齐白石没有显微镜，也没有昆虫学知识，但他用几十年的蹲守，达到了与科学观察相近的精确。这不是巧合，是时间。

法国现象学家梅洛-庞蒂认为，画家是“将身体借给世界的人”。画家通过眼睛凝视世界，让事物的影响进入身体，再通过手的运动将这种影响转化为可见的绘画作品。齐白石的做法，或许可以理解为：他将自己的身体借给了草间那些微小的生命，然后用笔墨把借来的东西还给了我们。

从虫到天地

展览的第三单元《天地一息》将视角从草间扩展到更广阔的天地。《桂花绶带蜜蜂》里，花香无法被画出，但齐白石用蜜蜂的存在暗示出了香气；《秋蝉雁来红》里，蝉鸣无法被听见，但画中那只停在高枝上的蝉，让观众几乎能听到声音。这种通感的能力，来自画家对自然的深度体悟。他不是画虫，他是在画虫活着的那个世界——有风，有光，有季节流转，有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。

这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美学中的“气韵生动”概念。谢赫六法将“气韵生动”置于首位，它指向的不是形似，而是生命感。齐白石笔下的虫之所以“活”，不是因为他画出了每一根翅脉，而是因为他画出了翅脉背后那股“活着”的气息。而那股气息，恰恰来自他数十年蹲守所积累的对生命的理解。

“问虫”展的叙事线索是清晰的：从了解前人如何命名与描绘，到学习齐白石如何观察与记录，再到理解他如何将观察升华为对生命的感悟，三个单元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认知训练。展览没有用大段的阐释文字填满墙面，而是用并置、对比、画稿的裸露、标本的介入，让观众自己去去看、去比较、去判断。这种布展方式，本身就在实践“问”的精神——它不提供标准答案，而是邀请观众进入同样的观看位置。

齐白石有一方印，刻着“可惜无声”。他画了那么多草虫，每一只都栩栩如生，可惜它们不会叫。但“问虫”展让人意识到，“可惜无声”的另一面是“有声”——那些蝉、螳螂、蜻蜓不是真的在叫，而是当你真正看见它们之后，心里会替它们发出声音。齐白石用几十年学会了这种“听见”，展览则把这种能力还给了观众。

当你蹲下来，凑近了看那只小小的灶马，看它六条腿的关节、两根长须的弧度、圆睁的眼睛——你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说：它在看着你。那一刻，你不是在看一幅画，你是在和一个小小生命对视。“问虫”的价值，不在于它告诉你齐白石画得有多准，而在于它让你重新获得了这种对视的能力。在视觉被图像流不断冲刷、注意力被算法反复切割的今天，这种能力正在消逝。图像生产的速度越快，我们凝视的单次时长就越短；信息越密集，我们与物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就越远。而一个展览如果能让人停下脚步，对着一只巴掌大的灶马看上几分钟，它所做的就不只是艺术普及，而是一种观看伦理的复健。这或许才是“问虫”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。

刘欣雨

【评弹】

阅读给人提供选择的机会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第31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。在阅读多样化的今天，讨论读书时，已经更多偏离了书籍本身，但有一点不会变——阅读总使人思考书与人的关系，读书亦会改变人与人的关系。

人是一个复杂体，但人有一个本能，总是愿意在复杂中不断锤炼自己，让自己变得简单一些、单纯一些。这意味着人要学会选择，但选择是困难的，因为选择意味着保留与舍弃，有些时候又陷入无可选择的境地。当一个人缺少选择的机会，同时又渴望向上、向前、向好的时候，不妨尝试多阅读，因为阅读给人提供了无数个选择的机会。

举一个例子：有朋友问，金庸笔下的小说人物里，你最喜欢或者说最想成为哪一位？可供选择的大侠可太多了，郭靖、令狐冲、杨过、张无忌、韦小宝……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郭靖，郭靖虽然天资愚钝，但憨厚正直善良，愿意付出数倍的努力，换取别人唾手可得的成功，更重要的一点，郭靖的本质是大智若愚，所谓愚钝，只是他外显的处事姿态而已。现实中，成为郭靖，为他人做有益的事，可以踏实睡一个安稳觉，人生当中可以挺身而出也可以悄然退后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理想境界。

多年以来，在阅读中我一直在做选择。少年时读历史演义与古典侠义小说，如《三国演义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说岳全传》《三侠五义》等，奠定了基本的精神底色与价值观基础，对“家国情怀”“责任担当”“爱恨情仇”等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。稍大接触金庸作品，又作了一次细致的补充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又因为阅读东西方哲学著作，对已经成型且写入骨髓中的观念，进行了一次立体的对照，尽力完成了澄沙汰砾，有此作为基础，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内心的那份坚定感会一直都在。

青年时期读路遥、陈忠实、梁晓声、张贤亮、王蒙、刘心武等作家的小说，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的年轻人具有强烈的冲击力，这批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，在写作上承前启后，有厚重的现实主义色彩，在记录历史、反映时代方面，笔触真切而鲜活。他们笔下的人物，有些至今还鲜活我的生活细节，比如路遥对城乡青年命运转折的描写，对于粮食与土地

的感激和热爱等，还不时通过我的言语与行为，得到一种延续。也许年轻人并不懂得父辈对乡村的复杂感情，但曾经被土地上的一切震撼过心灵的人，会更珍惜拥有。

相比年轻时代，我的中年阅读变得轻松起来，读了毛姆、菲茨杰拉德、伍尔夫等作家的作品，从某种程度上看，这类作家的作品符合“闲书”的定义，但对于生活在他们创作活跃期的读者来说，如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《到灯塔去》等小说，何尝不是一种生活折射与精神隐喻？我喜欢读这些书，是因为看到了不同国别与文化背景下，人们生活与选择的不同，这些作品在刻画时代画卷的时候，人物在时间的河流上起伏，我们所读的中国小说中的人物，只不过是另外一条河上漂流而已，将中外小说人物置于同一维度对比阅读，更能读出跨越文化的感慨与趣味。

读过什么书，决定了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因为人会模仿书中人物的言行举止。我说不好自己究竟更接近哪一本书中的人物，因为很可能我分别采撷这些人中我所喜爱的一面为我所用。比如在读过比尔·布莱森的旅游随笔后，我觉得他在书里描写的父亲形象十分真实有趣、可亲可爱，那是一个孩子眼中典型的父亲形象：热爱带家人旅行，又总是会犯一点算不上愚蠢的小错误，比如错过高速公路出口，选择一个风沙漫天的地方野餐等。作者对他的父亲着笔并不算多，但我认为这个父亲是值得学习的，我也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这个印象，希望将来我的孩子在讲述我的时候，也一样会使用平等、戏谑的口吻，来描述他们父亲的靠谱与不靠谱。

“阅读使人成为更好的人”，这句话从来不是几句空口婆心、哄人多读书的话，而是曾被无数次验证过的一种经验。拥有很多书，就等于拥有很多朋友，而打开其中一本书，就启动了一次深度的谈话之旅，那句话就会参与到你一生的建设当中。我们读书，并不是为了全部记得它的内容，而是要找到对自己有用的那句话，而是否“有用”，判断的标准很简单：它是否让你变得更好。

【时讯】

失传1800余年 齐《论语·智道》简首次对外展出

4月14日，失传1800余年的齐《论语·智道》简首次面向公众展出。其上“孔子智道之易也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”的简文，与齐《论语》特征接近，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《论语》版本流变史的空白。

当日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“书香海昏”展厅大规模上新。百余枚新修复完成的海昏简牍原件首次面向公众展出，涵盖竹简、木牍、木牍和封检四大类别，包罗了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数术、方技等诸多内容。其中，以齐《论语》等代表性简牍最受关注。

海昏侯墓出土《论语》简500余枚，每支长25.8厘米，宽0.9厘米，三道编绳，完简容字约24字，全篇抄录工整严谨，不用重文、合文符号，也未见标点符号或停顿记号。这批竹简目前可释读的文字内容约占传世本《论语》的三分之一，有《雍也》《公冶长》《先进》《子路》《尧》《宪问》和《智道》等篇章，每篇独立成卷，部分篇首背面可见篇题。

《论语》在汉代主要有“鲁论”“齐

论”“古论”三个版本。其中，齐《论语》由齐地儒生传述，较其他版本多出《问王》《知道》（即《智道》）两篇，但在汉魏时期逐渐失传。海昏侯墓出土齐《论语》，对于全面认识儒家思想演进及研究西汉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与齐《论语》同批上新的还有：在汉代既是文学经典又是重要“课书”的《诗经》简，其上“诗三百五篇凡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”的文字，实证海昏侯《诗经》在随葬时为全本《诗经》；记录棋盘局势和行棋口诀的《六博》简，展现了王侯贵族的休闲娱乐生活；墓中总共出土600余枚、曾被刘贺在被废之时援引自辩的《孝经》简……

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五千余件，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。而此次展览是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以来，简牍文物原件的首次大规模集中亮相，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窥见大汉王朝教育体系、礼制信仰与文明气象的珍贵窗口。

新华/传真



“书香海昏——汉代海昏侯国简牍文化展”展厅一角。

首届世界最佳邮票评选结果揭晓

《钟鼓楼》特种邮票摘得桂冠

近日，“2025年世界最佳邮票”评选结果揭晓。由中国邮政发行的《世界文化遗产——北京中轴线》特种邮票第五枚《钟鼓楼》，从66个国家（地区）以及联合国邮局的共计195枚邮票（纪念张）中脱颖而出，摘得桂冠。

这一评选活动由万国邮政联盟、世界集邮发展协会等共同举办，是万国邮政联盟首次在全球范围推出世界最佳邮票评选活动，旨在彰显邮票设计印制领域的卓越成就，推动创新发展。

全球竞技，这枚邮票何以突出重围？

答案藏在细节里——

看构图，《钟鼓楼》采用中轴对称布局，以平视视角，融合中国传统青绿重彩的意韵和现代平面装饰的手法，兼工带写、画面庄重、气势恢宏，在方寸间展现出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发展、文化传承和古代建筑的美学思想，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看工艺，这枚邮票采用胶雕套印辅助特殊工艺的印制方式，主建筑采用雕刻凹印工艺，精雕细琢的布纹使建筑更显井然有序，结合细腻的纸张纹理，让设计语言转化为可触摸的工



《钟鼓楼》特种邮票。

艺符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邮票采用全真彩印刷工艺，紫光灯下，主建筑有与之交相辉映的背景图案，画面虚实相生，实现了“一票两景”的视觉效果。

匠心精造，方寸闪耀。近年来，从制版到材料、从印刷到防伪功能，通过不断加强创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，一项

项首次亮相的工艺让邮票印制水平稳步提升，推动中国邮票从“制造”迈向“精造”。

从“看得见”到“辨得真”——此次评选中，由中国邮政发行的《数学之美》特种邮票第四枚《莫比乌斯带》获得“最佳创新邮票”类别第一名。在莫比乌斯带图案部分，采用透明七彩

膜烫印工艺，从不同角度观察，呈现不同的彩虹颜色。倘若用紫光照射，蚂蚁的足迹和画面下方的银河彼此呼应，寓意着从微观逐步拓展到更广阔的宏观领域。

近年来，生肖邮票及重大纪念邮票均标配缩微文字与荧光编码，为每版邮票赋予唯一身份信息。与此同时，全息烫印的加入，在丰富视觉效果的同时，极大提升了防伪难度。

如果说防伪是基础，那么数字化互动便是邮票吸引年轻群体的重要原因。例如，2025年儿童节发行的《动画——天书奇谭》邮票，消费者通过小程序扫描后即可播放对应动画片段，受到许多青少年喜爱。

近年来，中国邮政在发行的多套邮票中嵌入增强现实功能。用户通过小程序扫描邮票图案，手机屏幕便会弹出相关视频，还有话题互动、集卡点赞等活动，让邮票这一传统载体更好融入当代文化生活。未来中国邮政将继续推动邮票与文博、旅游、影视等领域跨界联动，让邮票更好展现文化底蕴、讲述中国故事。

韩鑫